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1  
05





文庫 11  
D 11  
5

左傳經世鈔卷之八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華元自鄭歸宋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華御事之子樂

呂戴公會孫御之御禦二月壬子戰于大棘杜在陳留襄邑縣南宋師

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

人馘反古獲百人狂狡輅五嫁反鄭人入于井杜馘取左耳也

薄人于險者人每能狂狡宋大夫輅迎也迎而倒戟而出之獲狂狡杜狂狡自倒其

左傳經世鈔宣華元歸宋卷八一



010190548380



來其不意

戰以聽鄭人之出因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林  
倒戟反為鄭人所獲  
行軍之禮違  
殺敵之命  
於耳著於心  
想聞其政令  
倒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  
之類  
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  
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  
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  
百乘林蓋甲士三百人文馬百駟杜畫馬為以贖華元  
於鄭半入華元逃歸林賂半入鄭國時鄭人以宋納賂

歸立於門外告而入林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荀○元  
懼賂畢而中變也情勢固有然者然殊失大臣見叔牂  
之體若晉叔向魯叔孫昭子之徒決不爾矣  
子郎曰子之馬然也杜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  
反之御士不與自是元失歸而慰之孔尚典曰享士而親  
近之御士不與自是元失歸而慰之元亦自悔矣○陸  
粲曰羊斟以飲食之故喪三軍陷元帥則非華氏之讎  
國之賊也執而戮之誰曰不可元也對曰非馬也其人  
也杜叔牂知前言已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杜叔  
畢遂奔魯合猶答也○孔穎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杜  
日合是聚合言語故云猶答也  
將主也林華元為築城城者謳曰睥反戶板其目疇步何  
之將主巡察功役之事城者謳曰睥反戶板其目疇步何  
其腹棄甲而復杜睥出目疇大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  
左傳巫世少宣華元歸二卷八二



思多鬢之貌。○思如字。又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西才反。賈逵云白頭貌。杜那猶何也。林棄甲則何害。○鍾犀兕尚多。棄甲則那。伯敬曰若不。解其棄甲二字之意。者滑稽。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丹漆雖多亦可惜。得妙。皮字皆音。華元曰去之。為句夫字屬下助語。舊夫其口。婆以叶韻。華元曰去之。註連上讀。作役夫非。夫其口。衆我寡。杜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有大臣之。若弗聞而過。不應使驂乘相復待其再。侮而後去。則國政之喪。體失法多矣。

趙穿弑靈公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

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

之。宰夫之。手露於畚外。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

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此進諫之法。然有合力

進言。貴留餘地。者人始或見理未明。不從此人。之諫。既

見彼人亦諫。乃知衆心之同。而漸悟者。又有本不樂從

礙於情面。暫時許諾。久而漸。三進及溜。反而後視之

變者。此所以貴乎有繼也。溜屋雷即中堂也。曰吾知所過矣。將

欲諫。故佯不視。溜屋雷即中堂也。曰吾知所過矣。將

左傳。宣。弑靈公。一。卷八。三。



改之急急先說非是認過總不使他開口絮聒以認過為護過又是一種不可與言學術比拒諫人更狠

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杜詩大雅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

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

山甫補之杜詩大雅衮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衮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林仲山甫宣王之相

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杜常服猶不改宣子驟

諫公患之觀婦人載以過朝及患之靈公猶畏盾也盾于觀婦人載以過朝及患之靈公猶畏盾也盾

已殺身使鉏麇杜晉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

早坐而假寐杜不解衣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

麇固義列之士也使

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

也觸槐而死杜槐趙盾庭樹然則麇之刺盾必靈公誣其凌偪以動之故見盾坐寐歎而自殺

也孔尚典曰宣子若不盛服假寐則竟成於鉏麇矣夫豈片時恭敬果足回天哉平日不早偏是此

日纔早可見天之曲全善人有許多巧妙處秋九月晉

侯飲趙盾酒伏兵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杜盾趨登

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杜素口反夫

葵焉明博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杜責公不

以犬為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

桑杜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見靈輒杜晉餓問其病曰

三傳經世沙宣弒靈公二卷八四

問則當反告靈公力為調護不聽自殺以悟君可也

不猶賢于竊歎而觸槐以死與

彭士望曰田獵之頃



見道旁病  
人輒問及  
是大臣細  
心處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杜宦學也。未知

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使

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尤感人。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

為公介。杜甲最簡捷。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

之餓人也。」不告姓名固高單拈出此。問其名，居不告而

退，遂自亡也。丘維屏曰：左傳序鉏麇彌明靈輒三人較

悚意摹寫左傳，只如將閒事零碎收拾。乙丑趙穿攻靈

公於桃園。杜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彭曰：上敘晉靈

跡筆法。宣子未出山而復。杜晉竟之山也。大史書曰：

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

不越竟。林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

之懷矣，自貽伊戚。」杜逸。其我之謂矣。林言我因懷戀孔

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

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杜氏以為越竟則君臣

議論紛紛，或疑以為非孔子之言。愚按此越竟乃免，當

為遂奔他國，則弑在出奔之後，可免弑君之名。非謂越

竟而反，可不討賊，得免弑君之名也。上文亡宣子使趙

穿逆公子黑臀，徒問反。於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

宮。初，驪姬之亂。林在僖。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



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杜宦

為置田邑以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杜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

政其庶子為公行杜庶子妾子也晉於是其有公族餘子

公行杜皆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杜括趙盾異母弟趙曰

君姬氏之愛子也杜趙姬文公微君姬氏則臣翟人也

公許之杜盾翟外孫也姬氏逆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

杜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使屏季以其故族為

公族大夫林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為衰之適○盾

之適子為公族國終歸於世卿已矣曹丕不親親而國卒歸司馬父子勢自如此

魏禧曰穿之弑雖非盾使盾必知情而不禁觀宣子

不然之對是有良心人認不得辨不得口語也其奔

也則知其非使也其不討而用以逆黑臀也則知其

知情也然盾之得罪皆由於以義匡君為社稷之故

情不得已亦欲效古人變置之義故春秋雖書盾弑

君而孔子初未嘗等之亂臣賊子之列故曰為法受

惡惜也然若後世司馬昭之歸罪成濟隋煬帝之殺

張衡則惡愈奸而風愈下矣○觀華元之羊羹趙盾

之簞食知恩怨之於人甚也中山君亦以羊羹失國



以壺殮免歿而顧榮陰鏗皆以分災獲免於難故中山君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在大小在於傷心富貴之家輕忽微賤而不恤其饑寒積習成性雖數歲童子莫不尊已卑人驕蹇自奉者一旦遇變舉親戚童僕無一足恃之人閤門駢首以待誅戮而已可不鑒哉

彭家屏曰趙盾倉卒出奔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是穿之弑君在盾出奔之後盾烏從而知之而春秋坐以弑君之罪者以盾反不討賊有歿君之心也而又使

穿迎黑臀於周是使賊也其亡君之心益朋矣此春秋誅心之法也許悼患瘧飲藥而歿殺許悼者庸醫也而坐許世子止以弑君之罪者以既不擇醫又不嘗藥其父由世子之不慎而歿此春秋辨晰精微之旨故謂非聖人不能作也所以爲人臣子者不知春秋之義每陷於大惡而不知趙穿弑君經書趙盾亦推見至隱之意與許世子書法相同而魏氏以爲盾必知情是誣盾也非春秋之微義也且當許悼患瘧之時醫誤以藥殺之亦可謂許止知情乎若知情而



書弑則春秋之作夫人而能之矣何待聖人耶然盾之所以不討賊者大約有三靈公無道將危社稷古人尚有變置之道故急于迎君而緩于討賊一也被巧出奔幾不免于死今既遇弑亦得紓已之難二也趙穿周親情有所不忍三也由是三者遂被之以大惡之名而不能辭如以為知情而不禁則失實矣豈聖之所謂為法受惡哉是不可不辨也

王孫滿對楚子

楚子伐陸渾之戎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陸渾廢縣是遂至於雒觀兵

於周疆雒水出上洛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林周都洛陽故楚至伊雒而觀兵于周室之疆界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杜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杜示欲偏周取天下林鼎禹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九鼎也三代相傳以為寶

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杜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鑄鼎

象物杜使九州之牧貢金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

杜圖鬼神百物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杜若順形使民逆備之

妖怪不螭杜螭怪物罔兩水神說文云反知魅杜螭怪物罔兩水神說文云罔兩杜螭怪物罔兩水神說文云

讀此乃知鑄鼎之利民用古聖人不作無益如此山海經非徒



山川之精物也。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杜載祀皆年。爾雅云商曰歲。商紂祀唐虞曰載。周曰年。夏曰歲。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林言有所致止之時。成王定鼎於郊。洽反。鄆。辱。今河南府。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魏禧曰：辭義典嚴，楚隱窺之而滿，顯折之固是辭令一道。

鄭子家弑靈公

楚人獻鼈於鄭靈公。杜穆公太子奔也。林鼈似鼈而大。公子宋與子家

將見。杜即子公歸生。子公之食指動。杜第。三指。以示子家曰：他日我

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

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杜欲使指子公動無效。

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

先。杜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

於公。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

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妙語說盡古今。



姑息之弊故曰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魏禧曰歸生專鄭有年權本其所自有而懼譖以從弒自陷首惡故曰權不足也然則歸生足於權奈何當子公來謀吾度其勢之不可以諫誨也則陽與之合卽而圖之殺子公易易矣賴韋曰國法首亂者死吾實討賊而君以爲吾作亂奈何曰吾與之盟使子公定其書就盟所誅之以其書見於君而自請專殺之罪其可矣雖然忠君者不顧身使子家蒙冤以死於討賊不猶愈於被弒君之惡而受斲棺之罰哉

魏祥曰趙穿弒靈公實爲趙盾之故而盾亦既知之故不書穿而書盾弒所以誅意也今弒君者意與事皆係子公而歸生乃挾而相從何以置子公而書歸生蓋子公必待歸生而後敢弒則所以成其弒者實歸生矣然靈公非真欲殺子公也觀其至夏而猶不殺且子公尙可以譖子家則子公之逆謀亦可勸諭而止矣乃始則妄比爲畜終竟從人弒之非歸生之罪而誰罪也

熊頤曰宋仁宗暴疾文彥博與劉沆同宿殿廬有禁



卒告都虞侯欲為亂者彥博廉得其詐請沆判狀尾  
斬卒於軍門帝疾愈沆密奏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  
以沆判呈乃得免吾師所云先令子公定書最是大  
臣濟變保身良法於最倉卒中思慮精密如此也  
彭家屏曰叔牂以頒羊不及而僨師子公以食龜不  
與而搆難小人之情之不可失也如此然詩不云乎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乾餱食物之薄者而失德招尤  
胥在乎此鄭靈食諸大夫以龜召子公而不與其亦  
有未盡道者歟

鄭襄公將去穆氏

鄭人立子良杜穆公庶子○按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  
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杜襄公襄公將去  
穆氏杜逐羣而舍子良杜以其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  
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杜何為獨留  
力量乃舍之皆為大夫



越椒之亂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杜子良之兄曰：必殺之。是子

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林子文子良皆

楚若敖氏之子孫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

可。子文以為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

矣。無及於難。何不言於王而殺之？此時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班杜子

揚為令尹。子越即子為司馬，為于為賈為工正，譖子揚

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林工正掌百工之長，杜

賈為椒譖子揚而已得



子文少且泣有聚族運行之說而其族乃從之為亂殺曹攻王何耶豈凶或所劫抑亦皆庸人矣使能反戈與王合攻椒豈至滅族哉

左傳紀事四

椒子越又惡之林椒既為合尹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

處於轅陽而殺之杜固囚也伯嬴薦賈也轅陽楚邑

能相容又能容薦賈乎人有至戚使我害之其人他日

必然害我賈智士乃貪富貴而聽之所謂利令智昏信

矣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子為質焉弗受杜烝

邑三王師於漳澐杜漳澐漳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

戰於臯澐杜臯澐楚地伯勞射王汰輈及鼓跗芳扶著直畧

於丁寧杜伯勞越也輈也箭過車轅上又

射汰輈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

車轅及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

焉伯勞竊其二盡於是矣林所以釋楚師之懼心鼓而進之遂滅

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杜國名林若敖楚之八世祖生鬬伯比若敖

卒從其母畜於邲邲即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

人使棄諸夢中杜夢澤名今湖廣雲夢縣境虎乳之丘維屏曰與熊

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杜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

人謂乳穀奴口反謂虎於烏菟音徒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

其女妻伯比賈充以女妻韓實為合尹子文其孫箴尹

克黃杜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

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林雖奔他國不受君天也

蓋賈溪慙作父克黃

左傳紀事少宣越椒亂二卷八三



不媿為孫

李傳系廿金

四

三

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林司敗即司寇也。此高允之流也。然為黃者如歸父之壇帷而復命乎介可也。世倣曰黃亦知莊王賢必赦之而為是歟。高允謂翟黑子曰。明主可以理干。此類是也。不然非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已之罪逃而全宗何不可。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文不餒。終以子於霍氏所以為寡恩也。

### 楚復封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女乙服以戲於朝。杜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也。洩治陳大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淫佚之事原屬曖昧。夫陳大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曖昧且不可。况宣乎。宣則恥心蕩然。紀法大壞矣。如楊廣且聞不令。君其納唐玄皆。是明白宣淫。終蹈亂亡之禍。

遂殺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舊註上辟字邪也。下辟字法也。言邪辟之世不可謂乎。立法然則忠諫殺身以成仁之人皆可非矣。決非孔子之言。若解云。民多邪辟。則若不可立於十年夏陳不辟之朝。見洩治不能無道。卷懷則可耳。

胡氏曰。之。雖效忠其。覆盆太子。哀請殺敗。之後子故。仕於孔子。之門治之。姓其忠諫。不可立而。去可也其。

三傳巫世少寔

楚封陳一

卷八



貴戚耶不食其祿如

叔肝善矣

○禮法胡

論是矣然

此只有微

子去之便

無比干諫

而次者孔

子並稱三

仁論正無

辨

穆文昭曰

叔時復命

之言欲王

詰之乃得

盡言古人

進言之法

如此不然

君方自多

其功而已

即強諫以

拂其意則

其勢未有

能入矣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

女林微舒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杜靈公即位於今年

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五年微舒已為卿年

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

子奔楚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

動將討於少西氏杜少西微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輶

諸粟門杜輶車裂也因縣陳杜滅陳以陳侯在晉杜靈

成公申叔時楚大夫使於齊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

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

皆慶寡人杜楚縣大夫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

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

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杜蹊而奪

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

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

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

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杜謂

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

州杜州鄉屬示討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

于陳書有禮也杜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為交

善其得禮凌稚隆曰致亂之臣國所

楚封陳二

卷八

吉



不吝故春秋書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辭也左氏以為有禮謬矣

胡安國曰為楚莊宜何如瀦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於朝謀於陳眾定其君而後去其庶幾乎

王樵曰誘君淫戲於夏氏者二賊也殺洩冶者二賊也激徵舒射君者二賊也以陳餌楚幾滅陳祀者二賊也二賊之罪甚於徵舒楚莊若正天討所當殺不待時而反納之於陳此伯業所以不敢望桓文哉  
義士高  
禧按宋昭公無道宋子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

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又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穀梁傳云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曷為不去也曰兄弟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  
仁至義盡



楚伐鄭許平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杜楚伐鄭取成於晉卻缺救鄭

鄭伯敗楚師于柳杜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杜襄公弟棄疾憂

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老○成○高○見○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

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

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杜辰陵地

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厲之役鄭伯逃歸杜事在十一年自是

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杜為明年

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微事晉又無端

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



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厲之役十二年

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力鳩于

大宮杜臨哭也且巷出車吉杜出車於巷示將國人

大臨守陴者皆哭杜陴城上僻俛皆楚子退師鄭人脩

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達路杜塗方九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示服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

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

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

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杜周厲王宣

出也鄭始封之賢也武公使改事君夸於九縣林楚滅九國以

權申凡十一黃夔江六蓼庸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

所敢望也敢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

無赦王曰其君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林

望得退三十里而杜退一舍潘厓鳥黃入盟子

良出質林潘厓楚大

彭家屏曰鄭介晉楚之間為兩國必爭之地服楚則

晉至服晉則楚至春秋之世被兵最重者莫鄭若也

然欲兩擇而一從之則無如與晉晉為同姓之國壤

可知驕亢  
之人必為  
衆之所棄

今好



左傳經世金圭  
地較楚為稍近若明結晉人同力禦楚楚師至則堅  
壁清野竭力拒守以待晉援庶幾其有瘳乎乃計不  
出此而曰與其來者可也又曰晉楚無信我焉得有  
信如是而謀國是輾轉召兵耳宜其憊矣

晉敗于邲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杜代先穀佐之杜孫

士會將上軍杜河曲之役趙盾為政將中軍杜士會代將上軍杜宣八年代郤

克佐之杜郤缺之趙朔將下軍杜代欒書佐之杜欒盾之子代

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杜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

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杜荀首林父弟韓厥為

司馬杜韓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

鄭而勦民焉用之杜桓子林楚歸而動不後林待楚師

兵以伐鄭未為後時楚已破鄭晉不能救鄭之服隨

楚又可伐乎大非伯者之師此語便不及楚莊十倍隨

左氏于大國卿師選命之際必詳如此所以立事之綱領而其用之當否公私皆于此見



武子杜士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

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杜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楚軍討鄭怒其

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杜計今茲入鄭民不罷

勞君無怨讟徒木反政有經矣荆尸而舉杜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

始更為此陳杜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

矣為敖杜孫為宰杜尹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

前茅慮無杜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蹋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

慮有無也茅明也或中權後勁杜中軍制謀後百官象

物而動杜象其物類而後動無妄動也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

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杜言親疎並用舉不失德賞

不失勞老有加惠杜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杜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

君子小人物有章服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杜林威儀之等差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杜仲虺湯左相洵曰於烏鑠王師遵養時

三傳經世少宣

敗邲二

卷八三

一段衍差似國語以篇長不害



晦杜洵詩頌篇名樂美也言美武王能  
遵天之道須昧暗者惡積而後取之  
者昧也杜致討

於武曰無競惟烈杜武詩頌篇  
名烈業也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

也杜先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林兵師之  
力之勤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

失霸不如矣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杜非丈  
夫桓

子曰楚歸而動命為軍帥而卒於非夫唯羣子能我弗

故宜有此言為也中軍佐濟林中軍佐義子所  
帥故以之先濟知莊子首荀曰此

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  
上師三三兌下坤

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杜此師卦  
初六爻辭執事順成為臧

按朱子曰林父只合按兵不動

石先穀誅  
之夫先穀

剛愎豈肯  
聽召受誅

命司馬追  
斬之可也

然春秋時  
無專殺命

御之法則  
委穀于敵

為近之  
孔之達曰

委穀于敵  
亦罪在元

帥遣司馬  
追而格之

似更近是  
先穀之

逆為否林凡執事之人順命  
眾散為弱杜坎為眾今變

川壅為澤杜坎為川今變為兌  
有律以如已也律法也

法以治人若失法而弱且壅則法將從而加於已矣與

爾躬所謂有律而有大有咎正合周書曰我則致天之罰于

如已也諸註未是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杜竭敗也坎

敗盈而以竭林水以盈為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杜水遇

得整流則不行之謂臨杜水變為澤乃成有帥而不從

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杜譬義子之違果遇必敗義子尸

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杜為明年晉韓獻子杜韓謂桓

子曰義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



罪在干欲

戰而無備

桓子之罪

在干不欲

戰而無備

丘維屏曰

春秋時

不見專殺

國卿然傷

陽之役知

營謂偃句

曰七日不

克必爾取

之是自有

取卿之法

矣林父安

得徒委先

擊于敵耶

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杜合鄭屬楚事

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杜三

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

干邲杜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杜沈或作寢寢縣也

是子重將左子反杜公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

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杜參伍奢令尹孫叔敖弗

欲大約賢者必愛民而惡兵故桓曰昔歲入陳今茲入

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林言食其肉

參曰苦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

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施杜迴車南鄉伍參言於王曰

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合林言林父其佐先穀剛復皮

反杜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林其上中下

專其所行聽而無上眾誰適反丁歷從先穀不用命故三

不得專行則軍士雖欲聽而無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令尹

則竟南轅王病之必告令尹而改北次于管以待之晉

師在敖苦交之間杜榮陽京縣東北有管城管叔所

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

正傳經世錄

丘維屏曰

魏子伍參

相照一徇

中軍佐而

取一聽

人而勝作

者兩為難

綴精神方

是良吏大

曾次大手

筆

晉楚爭鄭

鄭表當從

晉然楚莊

破鄭可以



滅鄭而舍之所當終

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

莊王之世畢志服從者也旋與

楚師必敗林鄭師為晉後繼管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

楚盟而遠通晉師特首風之見

之變武子杜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杜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

可謂魯恩兵禍連延有自來矣

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

可以忘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扶粉反冒必路藍

縷以啟山林

杜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篁路柴車藍縷

衣破而縷藍藍然也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

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微怨於

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古曠反杜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姜希轍曰按周制車十五乘為大

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五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周

兩車人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

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注疏說誤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

於昏

林每曰右廣則代而受之至于日入昏黃而止

官序當其夜

杜內官近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

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

杜師叔潘甦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

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

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

左傳經世錄

宣敗邲五

卷八

三



屬又何侯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杜知季莊子也原趙

同屏趙莊子胡曰欒伯杜武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杜實猶楚少宰杜官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杜二先君楚將鄭是訓定豈

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

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

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杜謂伺侯敢拜君命之辱

子以為詔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

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

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

右以致晉師杜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許伯

曰吾聞致師者杜此言御車之道御靡旌摩壘而還杜靡旌

也摩近樂伯曰吾聞致師者杜此言乘車之道左射以鼓杜側留

也左車左也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尺弔鞅而還杜兩

掉正也林自代其御以執轡使御攝叔曰吾聞致師者

林此言車右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林車右入敵人之

致師之道右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杜張

其俘囚也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杜張

從旁夾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任安世曰此射法也三

左傳經世少宣

敗邲六

卷八



又有一矢  
故特為羅  
客以欺敵

傷不過一人其車仍可進退二角並進不可禦矣故於  
左角先射其馬馬傷則一車之人皆不能進而左角自  
退然後從容以射右角之人而右角亦退故逐者惟有  
中路之鮑癸耳且射馬易於射人急忙中先其易者以  
少其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林樂伯矢盡麋興於前射麋  
麗龜杜麗著也龜背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林蓋射麋以  
善言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杜  
求免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杜  
不復晉魏錡魚綺求公族未得杜錡魏犇子欲而怒欲  
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  
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

林父既不  
能制先穀  
矣而復使  
二憾往何  
哉卻克見  
及此而不  
與元帥謀  
之又何也

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杜潘黨潘命去之趙

旃杜穿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

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杜卻曰二憾往

矣弗備必敗蒍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

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

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

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

不徹警也林諸侯以和好之禮相見君行師蒍子不可

杜不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杜帥將也覆



○先敘後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

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杜言魏錡敗者必當有牽連之

杜二人雖俱受命而行法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杜

不相隨趙旃在後至且別叙乘廣此斷續之法席坐示無

所畏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

駕日中而說舒銳反杜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

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杜楚王更

各有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

搏之得其甲裳杜得趙旃之甲裙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

軫徒溫車杜兵車名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

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

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杜元

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軍志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

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

可掬也林二軍爭舟故斫斷手指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杜言餘軍皆

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矩卒以逐下軍杜工尹齊

拒陳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杜二子楚大夫

○今襄陽府棗陽縣上唐鄉里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

此時一鼓以奔楚師勝負未可知也古之御陣亂濟千百中未有一不敗者余作鄭論曰先穀獨濟之後有可以救



敗者而林  
父不知也

本傳紀世錄三

三

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

游闕四十乘。杜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

曰：待諸乎？杜駒伯卻克上軍佐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

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諄生民，不亦可乎？杜

奔為紛諄，不戰為生民。此殿其卒而退，不敗。杜以其

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

以終。杜戶止也中易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杜以乘左晉

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杜兵車重楚人甚。其器之脫，扁故

反。杜甚教也少進，馬晉其甚之。拔旆投衡，乃出。杜還便

此篇專用  
閒事點綴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林晉

出險乃顧楚。趙旆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

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晉與其二子乘謂

其二子無顧。杜不欲顧曰：趙僕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

尸女於是。惡旆是已以殺二子為忍授趙旆綏，以免。杜

即見旆而不授綏，亦可。明日以表尸之。杜表所指皆重

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罾於耕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子之。杜負羈楚大夫知罾知莊廚武子。杜魏御下軍之士多

從之。杜知莊子下每射，抽矢，鼓納諸廚子之房。杜箭前廚

三傳歷世少宣

敗邲九

卷八



人有躁動  
輕生甘子  
一擲者視  
其身不若  
葦矣不可  
苟射諫君  
過攻小人  
者不可不  
知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杜蒲楊柳董澤之蒲可勝

既乎杜董澤晉澤名其地多出楊柳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

吾不可以久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

子穀臣杜楚士子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地○今

河南鄭晉之餘師不能軍杜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杜

其兵衆將丙辰楚重至於邲杜重輜遂次于衡雍潘黨

曰君盍築武軍杜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杜京大也觀示

也積尸封土其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

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杜文便○自○不○同○引○証○亦○不○同○可○以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

載輯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杜武頌篇名耆致也言其三

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杜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

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

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

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杜危也而安人之

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

莊王此語  
幾于王者  
蓋高出桓  
文之上



忙中偷閒  
略一斷續  
入赦林父  
一段大議  
論

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林告服鄭勝

先君而已蓋古者出軍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今古者明

主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以懲淫慝杜鯨鯢大魚名以喻今罪無所杜晉罪無而

民皆盡忠以成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

宮告成事而還杜傳言楚莊有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

師林石制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杜

也鄭大夫及子服杜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

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

如楚杜為十四年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

貞子杜士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杜在僖公

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

得臣杜子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

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矣是晉再克而楚

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杜成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

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

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林父

不當殺者全在此不然徒欲收後效而喪師一切可赦

則國無復律矣數語可為千古赦罪之法先穀旃錡

左傳經世鈔宣

敗邲十一

卷八

公喜而後  
可知也不  
覺其見于  
色曰莫余  
毒也已不  
覺其出于  
口寫出憂  
危後一段  
驚喜倖倖  
之情活活  
如見



三人不殺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魏禧曰一篇敘事是零零碎碎到末却以七德及免林父作二大段文字收拾古文或前散後整或前整後散多用此法

邱維屏曰此文如高山大川雄偉中自有神工結聚處評者以碎而完板而靈言之所見小矣○看他兩國收處楚最得勝收在不築京觀晉最敗收在不殺林父俱轉換乾坤處

楚圍宋

楚子使申舟杜即無畏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無假道不請于宋而徑過

亦使公子馮皮冰反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

諸之役惡宋杜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襲杜昭明也襲暗

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杜犀

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申舟知宋之必殺已而王

強使之以死雖怒而圍宋何益於舟徒殺一臣殃兩國

之民而已莊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

鄙我也鄙我亡也杜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

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屈之投袂而起屢及於

鄙我之亡  
虛名也伐  
義之亡實  
禍也理甚  
易明特宋  
人憤怒而

左傳經世抄

楚圍宋一

卷八



為之說

室直結皇杜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林蒲胥楚市名秋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春宋人使樂

嬰齊告急於晉圍宋至今不解晉侯欲救之伯宗杜晉

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林埴馬不及

當擊也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平諺曰高

下在心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詬天之

道也杜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不損大德之

用喻彭士望曰王導謝安得力學問南宋人却誤

恤民之義為主若救患踐信則成敗非所預計矣是養晦

不爭鄭可也不救宋不可也伯宗所言君其待之傳遜

自是名論達識特不當言於此時耳

乃止使解揚如宋使

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杜反言不許三而許之先不許而後許

矣人知其以知成忠而不知其以忠成知登諸樓車使

呼宋人而告之杜樓車車遂致其君命林解揚既見宋

師將至之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

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

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



公羊子曰  
莊王圍宋  
華元子反

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于敏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杜成其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以見殺為考，終命妙古也。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林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杜在宋積九月，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林無畏君前，臣名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杜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彭云：後世築圍分屯之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

出相見子  
反曰子之  
國何如元  
以病告子  
反曰噫甚  
矣，德雖然  
吾聞之圍  
者，相馬而  
探之使肥  
者，應容是  
何子之情  
也。華元曰  
吾聞君子  
見人之厄  
則矜之，小  
人見人之  
厄則幸之。  
吾見子之

病告。杜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謂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用之。華元蓋用此術，得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林子反既為所劫，又聞其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賴韋曰：觀楚築室反耕，猶未得取宋要領。古人尚有唱籌量沙以誤敵者，今欲劫子反而乃以病告，不大失乎？卒以退師，全國何哉？蓋宋之危迫，雖微元之告，楚亦可意而知。使元乘劫制之勢，張宋之威，以恐喝



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揖而去之以告莊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平遂去之

左傳卷七十五

子反子反即懼而與盟既盟之後各歸其軍元復能制其死命乎即殺子反而益楚怒無補於宋之亡故為華元者惟有以病告耳宋既病而猶不肯為城下之盟則人必有致死之心夫以將死之人而懷必死之志楚雖強安能敵之子反知宋病而必不可取華元之情實而勢偏情實則動勢偏則懼安能不退師三十里而與之平哉燭之武告秦師亦不以亡鄭為諱是故以情實為濟變之方者變之正而實變之變者也

丘維屏曰傳于楚莊圍宋之初三志其勃然之狀氣槩英武可以想見然須看其解揚以執信欺之而舍而弗殺華元以登牀劫之而退而與平乃真英雄舉動也

彭家屏曰解揚曰死而成命下臣獲考是以見殺為考終命也晉劉沈曰殖醢之戮其甘如薺是以見殺為如獲甘旨也語皆奇創激烈足以感發後人

左傳卷七十五

宣

楚圍宋四

卷八

三



而弗能... 樂英... 五... 而弗能... 樂英... 五...

晉滅潞敗秦

潞子嬰兒之夫人

杜潞赤狄之別種子爵嬰兒名。今潞安府潞城縣。

晉景公之

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杜酆舒潞相。

晉侯將

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

杜雋絕異也。

不如待

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

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

杜仲章黎賢人也。

氏黎侯國。○棄賢人亦為致伐之罪。妙禹數有苗曰君

子在野。小人在位。故晉殺驁華而孔子反白公殺管齊

脩而沈諸梁入賢人之僂於人。國如此。○棄賢奪虐我

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才

杜行徑。

怙其雋才而不以茂

彭士望曰左氏借雋才二字發揮罵世十分深刻痛快止是十惜分捏醒愛



德茲益罪也。知果論智伯五賢一不仁同後之人或者

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杜審其政令若之何待

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林謂狄有辭也而討焉毋乃不

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又以眾字陪才說妙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為災。杜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杜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

亂則妖災生。林人有禍亂故羣物失性故文反正為乏

盡在狄矣。林文字反其正則為乏字晉侯從之六月癸

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潞在豐舒反滅

借舒以奪人國耳與楚莊之討夏氏異矣豐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才結局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杜晉地壬午晉侯

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杜畧取也稷晉地晉時新破狄土

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秦伯親伐晉可謂大敵見臨而

大師乃畧狄只遣偏師應之兵法所謂知己知彼也亦

見間謀之精立黎侯而還。杜狄奪其地及雒。杜晉地魏顆敗秦

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

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杜武子魏疾病則曰必以為殉

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鍾惺曰必嫁是

一情字往來于彌留之際顆以治亂二字分解之甚妙

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邱維屏曰治亂二字為千

古孝子開兩大路其功不小○禧按孝及輔氏之役顆

經從父之命豈得為孝已暢發此旨矣

左傳卷之五十五 滅潞二 卷八

左史好徵鬼神夢兆之事雖極誕怪讀之自覺可喜可信自三國志後諸說怪者但豈是小說下話柄令人厭而疑之此可辨古今人筆力優劣所



見老人結草以亢杜亢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

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杜而汝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

是以報杜傳與此以示教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

士伯杜士貞子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

喪伯氏矣杜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杜叔向父說是

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杜周書康誥言文王

能用可用敬可敬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

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杜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

濟丘維屏曰如此用賞意思最淡長左傳亦縷縷不休



會于斷道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

杜徵召也欲為斷道會

齊頃公帷婦人

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

帷幙也穀梁謂婦人乃蕭同叔子頃公之母杜

克跛而登階故笑之彭士望曰公穀俱極力描寫左只一登字畫出跛神不覺失笑又云左氏每紀此等以見嬉笑怨毒之甚獻子怒即郤出而誓曰所不此報

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

無復命矣杜欒京廬郤克之介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

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杜私屬家衆也為成二年戰于

政有以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杜晏弱桓子

沮之

會于斷道一

卷八

左傳經廿金十五

卷八



故使四子往斷道及歛孟高固逃歸杜聞卻夏會于斷道杜晉

討貳也盟于卷楚杜即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地屬

南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苗賁扶云皇使見晏桓

子杜賈皇楚鬪椒之子楚滅鬪氏而奔晉食歸言於晉

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

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杜不見故不

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

子及歛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歛焉林寧

而歸歛於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

執二子於  
二地豈來  
有先後隨  
所至而執  
之耶

此與齊由  
之對楚同

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

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杜反者高固謂而害來

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杜緩不拘執使

能脩禮諸侯所以貳○不明遣之以謝齊而緩之使逸

秋八月晉師還林君行師從故斷范武子將老杜老致

受隨故曰隨武子後道盟歸稱晉師還召文子杜士會之

更受范復為范武子怒也曰燮乎吾聞之

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杜詩曰小雅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

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



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直是身反乎。杜

欲使郤子從政。爾從二三子。唯敬。身處亂世之道無過此。

快志以止亂。之久而後知此。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魏禧曰：凌氏謂武子假郤克之權以逞志，懼其逼已

耳，所謂善自為謀而非忠於謀國者，然其逞志不過

伐齊，伐大國以立威，在當時不以為害國也。故假之

權，則怒洩於齊，不假之權，則怒齊之憤不洩而亂生

於內矣。人處事勢有不得不如此者，慎毋執中正硬

板道理以責備古人而使後人無所依據也。

孔之達曰：克序當為政，武子即抑之使不伐齊，徒俾

其蓄憾於我而終不能使之不伐，且邲之戰，武子將

上軍，郤克佐之中軍，下軍皆敗，上軍獨全，武子蓋稔

知克之能足以濟事，必不致忿兵辱國也。特以伐齊

報私忿，身秉國政而徇人之私義，所不出故置身事

外以聽其所為耳。其後郤克為政，晉伐齊，齊侯與晉

盟於繒，以太子疆為質，而遂罷兵。及鞏之役，乃因齊

數侵伐魯，衛魯衛各來乞師，克操必勝之勢，與二國

共奮死力，非妄以忿兵加人而倖功者。然則使逞其



志必如郤克而後可非郤克則不可也蓋加於子文一等矣

歸父奔齊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杜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所遭不幸。當有洩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的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杜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大援也。林季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為之罪。一舉兩得，後世巧猾老宦每能如此。文子三臧宣叔，思後行當以是也。然此事豈可聽人所使耶？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杜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已，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左傳經世錄 宣 歸父奔齊一 卷八



東門氏杜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陸粲曰宣叔季氏之黨也自昔強臣欲除異已者必有奸人左右之○始之正言以自表既之助子家杜歸父字還及笙魯惡以奉勢後臣朝臣亦多如此壇善帷復命於介杜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既復命祖杜依在國喪禮括髮林袒衣以麻約即位哭三踊而出杜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魏禧曰歸父遭逐而有禮不亂不懾所以可法○凡父歿而其信用之人非有大惡不可忍則必從容以禮去之宣公未殯而成公遽逐其使可謂忍矣穀梁以為悖父胡氏以為忘父允當然其權在行父宣叔

當非成公所得主也

孔尙典曰欲去三桓而洩其謀內無心腹輔佐君側輕身聘晉即令公不薨亦將有內亂而挾君以逐東門氏者嘗疑宣公之歿或亦季文子臧宣叔弒之觀公薨而即言於朝以逐東門氏是其處心積慮者久矣

左傳經世鈔卷之八 終

左傳經世鈔

宣歸父奔齊

卷八

四



左傳經世鈔卷之九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臧宣叔備齊

元年春為齊難故作邱甲杜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邱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長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聞齊將出楚

師夏盟于赤棘杜晉地與晉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杜修

賦車馬治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



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也林解

魏禧曰文止四十一字而三國情勢燎然何等筆力此為戰國諸策之祖然國策遜其高簡

鞏之戰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杜齊

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子欲還孫子曰不

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

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關文失新築戰事○此關

可強通者闕之為當彭士望曰讀古人書有三要曰論

世曰逆志曰闕疑○初石成子欲還及敗而身禦齊師

賢者舉動每如此稷石成子杜石曰師敗矣子不少須

眾懼盡杜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



杜止此為且告車來甚眾。杜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齊師乃止。

次于鞠居。杜衛地林齊師知衛新築人仲叔于奚。杜守新築

夫救孫桓子。即良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杜賞于奚

辭請曲縣。杜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繁步于纓以朝

許之。杜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

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

桓子還於新築。不入。杜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

乞師皆主卻獻子。杜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所笑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

國命各自詣。晉侯許之七百乘。杜五萬二千五百人卻子曰。此城

濮之賦也。杜城濮在禧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

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杜無能為請八百乘許之。杜

萬。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杜范文子欒書將下軍。杜

趙。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杜臧叔

乞師先歸。故往逆。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

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

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杜須看其罪何如若罪可殺則

救為奸法不可殺則厥之斬

彭士望曰  
克鑿必不  
和而敗故  
力求和以  
期必勝



為非知其非以為無及而使重之是人之枉死者一屈  
 不可復申矣後世士大夫同聲相和至有逢迎貴幸先  
 事殺人以徼其旨則皆分謗之說啟之也然遇事勢亦  
 間有可行者○賴韋曰曰救曰徇反覆倏忽何以為軍  
 政蓋事在公者其氣直事在私者其情曲克以煩人之  
 笑濟河自矢吾欲逞志而牽帥諸大夫不委曲以深結  
 其心則不可以得其死力是故馳以救之者市恩軍士  
 也既斬而速徇者懷私軍佐也甘苦休戚以示其相共  
 相恤之意然後可以使之效死而為我用雖然鞏之戰  
 亦君事也克以國法正君事何為不可而顧曰分謗則  
 也况不可分乎師從齊師于莘地齊六月壬申師至  
 于靡笄之下靡音摩笄音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  
 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  
 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

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

高固入晉師築也杜擔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

焉以徇齊壘杜將至齊壘以桑樹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杜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鞏杜齊地去邴夏御齊侯

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邱緩為右齊侯曰余姑

剪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杜林馬不被甲卻克傷

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杜中軍將自執旗鼓曰余病

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

晉師和銳  
 如此以當  
 驕狂之齊  
 安得不勝  
 穆文熙曰  
 張侯數語

左傳卷二

鞏三

卷九

四



能令創者  
復起得兵  
崇作氣之  
法  
此戰全以  
勇銳勝別  
無兵法者  
數邱之戰  
楚亦如是

左傳經廿金二

殷於開豈敢言病吾子忍之杜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

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

豈識之然子病矣識杜以其不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

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

敗君之大事也杜殿患杜甲執兵固即死也杜即病

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字而鼓馬逸不能止

師從之林卻克聞張侯之言乃左手并齊師敗績逐之

三周華不注林繞華不注韓厥夢子與厥父謂已曰且

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杜居中代御者自非元郟夏

日射其御者林郟夏以御者居中故君子也公曰謂之

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杜齊侯不射其左越也杜隊於車下

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杜晉喪車從韓厥曰請

寓杜寓乘從左右林張欲從皆肘之使立於後杜以左

不欲使韓厥俛杜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

立其處韓厥追齊君不知尹父易位之事先下射右斃于

車中一語繼下韓厥俛定其右一語則不見易位不煩

申說已自曉然文筆逢丑父與公易位林逢丑父為車

之妙擬於化工矣泉驂杜驂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輶

之居公將及華反化泉驂杜驂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輶

中林驂仕產反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

左傳經世少成

輦四

卷九

五



林氏曰紀  
信証慈事  
祖此惜不  
得為晉人  
之免耳

左傳卷十七

推車而及杜丑父欲為韓厥執紼張立馬前也杜繫馬絆

之職修臣僕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

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

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

乏杜言欲以己不敏攝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林丑

而走逸彭士望曰厥亦疎此時豈容人下車耶鄭

周父御佐車杜副宛蒺扶廢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

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

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

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

出杜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報前勵後在此一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杜狄卒狄人從晉討齊者

師之前則將士爭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

師免之杜狄衛畏齊之強故不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

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杜勉勵其守者辟女子杜使辟君

還故婦人杜銳司徒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按可若何正

矣杜銳司徒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按可若何正

言意在言外婦人羞於問夫故爾如穆氏乃奔杜走齊侯

左傳經世少成卷五

卷九

六



輕勇人一  
入敗塗地  
不能自主  
如此

左傳經世金二

以為有禮杜先問君既而問之壁司徒之妻也杜主壘壁

者予之石窳力救反杜邑名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

擊馬陘杜邱輿馬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彦玉磬與

地杜媚人國佐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林客謂賓媚

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杜同叔蕭君

言其母故遠言之尤奇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杜使壘畝

對曰蕭叔同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

之母也晉不說君母他偏說君母漢高吾翁若翁之言

對論者紛紜守理者全非之策事者全是之皆未得其

平蓋其得在吾翁若翁而失在分一杯羹若曰吾翁即

皆以王命  
先王歷之  
而引詩以  
為証

若翁欲烹若翁吾其如汝何則善矣彭家屏曰漢

高祖遂烹太公於俎上遂分杯羹以予高祖隨執此布

告天下曰漢王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

罪則高祖身負殺父之名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又安能

與之爭天下哉高祖之口出大言以吾親輕于一擲其

遠甚矣及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

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杜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

乃非德類也乎杜賜不以孝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

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杜詩小雅或南今

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左傳經世成

鞏六

卷九

七



杜晉之伐齊循壘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關四王之王也杜禹

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杜夏伯昆吾商伯大

文勤而撫之以從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

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由反杜詩頌殷湯布政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

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

犒杜戰而曰畏君之震杜畏君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

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

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杜火背城借一城下復

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

衛諫杜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杜齊

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

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與杜賦與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

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

逆公林禽鄭魯大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

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林汶陽之田本公會晉師于上



鄭各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林三帥卻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

易新并此車所司馬司空與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

服杜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師主兵車候晉師歸范文

子後入武子杜士會也曰無為猶言後吾望爾也乎對

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

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杜卻見公曰子之

力也夫勞三帥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

之有焉范叔杜范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

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杜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欒伯

三帥讓功  
語意各各  
不同各有  
情體  
魏禮曰燮  
之役諸卿

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杜欒書下車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勝

齊丘維屏曰以前極力摹寫齊敗晉勝至後以齊處

敗而賓媚人能執禮以自奮晉處勝而諸大夫能推功

以交讓二事收之寫局面轉易處意境便自暗換古人

序事文字之妙如此

國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

度所留辭于朝度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聞於朝

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

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

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委貌冠也笄簪也

晉讓見晉  
之復振鉄  
之役諸臣  
皆謗見晉  
齊衰



左傳經世錄卷之二  
九  
韓范曰齊雖敗而有氣故其國不亡

彭士望曰比讀春秋傳至成襄之際范武子之杖擊范文子之戈逐孟獻子曰子之事子國爲戮之語而嘆古人家訓之嚴國俗之厚不可及也才慧子弟不患其英銳不足而患其發露無餘怙才以滋罪賈誼之氣不平王勃之名太著尙致夭折他可知也爲父兄者困之於獨以斂其才辱之於衆以柔其氣則器有善藏而鋒以時用彼勾之知禮僑之追盜爨之居後而不伐佗之改行而爲儉其所以大有造於子弟則

父兄之爲也而吾尤感於季文子之待佗矣示之以德榮華國之言廣之以衣食龕惡之念優之以度而不怒措之於辭而甚和而猶必以告獻子焉及聞其改過則用以爲上大夫不私其同官之子而卒磨礪之俾國家更收一人才之用大臣用心當如是矣夫佗之才非有及於僑爨也文子告於其父囚之七日而共儉以終其身曾不憾文子而深仇之而更師其行古人之中才猶足以爲今人之上哲淳風悠邈可勝慨哉



彭家屏曰嘗讀內傳鞏之戰而知韓厥之忠且智也齊師既敗齊師逢丑父見事勢危急與齊侯同車而易位韓厥及之執繫馬前再拜稽首是已明知其爲齊侯矣丑父貌爲齊侯詐使齊侯下車往華泉取水而飲齊侯因以得免說者以此譏韓厥用智之疎豈知厥之用心者哉夫兩軍之前死生存亡判在呼吸何暇取飲其取之必詐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且卽不知取飲者爲齊侯而既與侯同車必齊之上佐也豈又忘其下車逕去之理其聽之去也蓋明知其爲

齊侯而若爲不知也觀丑父就執之後齊侯三入晉軍以求丑父狄衛之師皆陰衛之而不敢加害是兩國之卒皆識其爲齊侯矣以厥之智烏有不知反出狄衛徒卒之下哉其若爲不知而聽其逸去者何也齊東諸侯之大者也執大國之君辱莫大焉齊人必另立賢君而致殂力于晉非晉之利也且晉之所以屢軍中原者特以求諸侯而爲霸主耳非有強秦兼併之志也旣不能滅其國有其土徒執其君何爲若執之而歸將焉處之其殺之也亡國之君等于匹夫



殺之是殺匹夫也以匹夫之故而召兵智者不為也  
其返之也返之必報也不返亦必報也將無施而可  
晉向者嘗執衛君矣今又執齊侯是動眾諸侯之怒  
也堅大國之仇結天下之怒何以立國此厥之所以  
聽其逸去而不重為晉國憂也其不直其為齊侯者  
何也既已直之非厥所可釋故丑父而齊侯之則齊  
侯之執而獻之可也甚矣厥之忠于謀國而智于處  
事也厥後鄢陵之戰厥將及鄭伯而止而不前曰不  
可再辱國君其此物此志也夫

楚共王不錮巫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杜在宣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

杜巫臣為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

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

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

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

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杜鄭靈公夏姬殺御叔

杜夏姬之弑靈侯杜陳靈戮夏南杜夏姬出孔儀杜孔

杜亦早歿行喪陳國杜楚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歟乎

左傳經世鈔成不錮一 卷九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

老於邲不獲其尸杜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杜襄老子烝焉巫

臣使道導焉曰歸吾聘女汝杜道夏又使自鄭召之曰

尸可得也杜巫臣又使人詐自鄭來召必來逆之姬以

告王王問諸屈巫杜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

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杜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首新

佐中軍而善鄭皇戌杜荀首佐中軍甚愛此子其必因

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杜王子楚公子穀臣

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

夫曰用計  
謀語

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

許之杜聘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杜楚伐魯至陽

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杜申

之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

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杜桑中衛風及鄭使

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

之國遂奔晉而因卻至杜卻克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

邑杜晉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欲以重幣賂晉禁王

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



左傳紀世金  
三  
稷之固也所益多矣

林諫君之忠足以蓋覆其淫奔之罪

且彼若能利國

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杜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晉錮欒氏而齊侯不服雖聽於會而陰保之且公然伐晉矣於此益知楚共之賢

呂祖謙曰考之共王年才十有三耳其言可為萬代

納諫之法然雖知巫臣之無罪而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召敵生患又未嘗不深憾之矣

魏禧曰人之納諫求有益於已而已安問其人之賢否哉吾見朋友中有聞直言者曰汝身行何如而以

責我也其失人失事不可勝數矣夫有已而求人無已而非人者此進言者所自盡而非聽言者之代為盡也共王之量與識為不可及矣

邱維屏曰巫臣一片佞智用在淫冶處看是一色人一樣事體便有一段論說中情中理忽有一個申叔跪曉人於間處看破歸結共王社稷之固也極鄭重莊語去看左傳點次作一篇文章處是何等手段彭家屏曰夏姬一婦人耳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殺黑要滅巫臣之族致吳叛楚有人郢



鞭屍之事真人妖也詩曰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  
為鴟不信然哉

楚歸知瑩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瑩  
杜邲之戰於是荀首杜知瑩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  
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  
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  
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  
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  
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  
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



而灰且不  
朽只言歸  
而正法亦  
猶不灰耳  
舊註作感  
思不朽非

春秋時賈  
人多奇鄭  
則數見焉  
○呂不韋  
祖此獨不  
能學其適

齊一著述  
室滅族蓋  
緣初心之  
公私本異

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  
之以為戮灰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  
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於林得請而以戮亦灰且  
不朽若不獲命許戮而使嗣宗職杜嗣祖宗次及於  
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杜遇楚其弗敢違杜  
也其竭力致灰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  
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  
將寘諸褚中以出杜褚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  
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

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杜傳言知  
魏禮曰此與重耳答楚辭意畧同然知瑩之言是文  
公之言非文公出亡公子也自宜遵晦殺鋒以保身  
濟事知瑩俘執囚臣也自宜著節明義以重國情仇  
禧按瑩并不作辟三舍語為晉臣者理合如此  
彭家屏曰知瑩之言強直而楚共禮而歸之益以見  
楚共之賢也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不信然歟



公之言非文公出亡公于山自宜戮則戮後以將... 公之言非文公出亡公于山自宜戮則戮後以將... 公之言非文公出亡公于山自宜戮則戮後以將...

季文子不叛晉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杜言

長壽也。後十年。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杜言：晉侯之受天命，在得諸侯而為伯。

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杜言：成公以朝，不見禮故。

不可。先譏其不免此言其不可最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

適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杜言：周文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

乃止。凡結交附托俱須識得此意。如金日碑契，茲何力者？古今幾人哉。

左傳卷之三 成 不叛晉 卷九



晉人謀去故絳。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郟。荀瑕氏，國名，古之地。沃饒而近鹽。古杜鹽也，倚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杜兼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杜路寢之庭。○大事必能入獨，獨任成亂矣。歐陽修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郟瑕氏為君難論，不可不讀。謂獻子曰：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杜惡疾疾，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杜贏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腫。治偽反杜沈溺之疾，不如新田。杜今平陽府絳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杜高燥故有汾澮以流。

晉遷于新田

晉人謀去故絳。杜晉復命新田為諸大夫皆曰必居郟

荀瑕氏國名古之地沃饒而近鹽古杜鹽也倚國利君樂

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杜兼公揖而入

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杜路寢之庭○大事必能入獨

獨任成亂矣歐陽修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郟瑕氏

為君難論不可不讀謂獻子曰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

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杜惡疾疾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

隘杜贏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腫治偽反杜沈溺之疾不如

新田杜今平陽府絳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杜高燥故有汾澮以流

左傳卷之三 遷新田一 卷九

妻命轍曰管子曰水



為道樞故  
建都立國  
必擇水澤  
之地韓厥  
之言即周  
公卜瀝澗  
之遺謀也

其惡杜汾澮二水且民從教杜無十世之利也夫山澤

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此語近寶公室乃貧

實則民不務本此語奇然並是至理從來建國之利未有言及此者真有學問有識見之言不可謂

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魏禧曰余最惡堪輿家風水之說流毒萬世具論改

葬共世子中然余不信陰地而信陽基其說何也陽

基以生人受生氣故盛衰相因陰地以灰骨受生氣

豈能及子孫乎是以燥土人剛濕土人柔土沃而木

蕃土瘠而草衰此以生氣受生氣之可驗者也人或

灰於水或灰於火暴露郊野骨肉葬人獸之腹而子

孫富貴蕃衍者此灰氣與生人不相屬之可驗者也

今有木於此生於瘠土枝葉憔悴移之沃土則枝葉

茂盛以木之生氣受地之生氣此無疑矣有木生於

東岡分其蘖木種之北阜及東木既枯乃謂瘞東岡

之枯木於沃土而可蔭北阜之蘖木使蕃盛有是理

乎嘗讀詩書如周公之澗東瀝西公劉之度陰陽相

流泉斯于之竹苞松茂定之景山與京從古聖賢皆

擇陽基而並不言陰地使陰地之說有之則古聖人



天縱聰明仰觀俯察無所不知而顧不知此耶諸子世傑問曰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此非有殷河水之患又非如洛邑道里之中而舜禹不因堯都文武數徙其故何也曰是不得而考矣其不便於國與民而後出於此與然地力有衰旺如樹穀木必休之而土氣始厚天子所都公侯卿相之所萃百貨萬寶之所湊萬國舟車人馬所奔走故地力不能以常旺譬如樹當春夏開花結實璀璨的灼發皇殆盡非有秋冬之收藏則不可以更發

此趙過代田之義也然而遷都乘旺氣之說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古者天子宮室卑朴嬪御有數師徒不煩供億有度雖數遷而不勞民不傷財後世若踵而行之則地氣未乘而民力已殫福未至而禍先發矣故遷都之不可行於後世與巡狩之不可行於後世一也國家非大不得已惟以衰旺聽地力而已矣



樂書從衆

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杜鄭地○今河楚師還

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杜申

縣禦諸桑隧杜汝南朗陵縣東有趙同趙括欲戰彭士

食執袴何知國事請於武子杜樂武子將許之知莊

子杜荀首范文子杜士燮韓獻子杜韓厥新諫曰不可

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可

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令善也註成師以出杜

軍悉出故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

左傳經世少成 從衆一 卷九

三



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樂  
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  
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  
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杜書  
武子曰。善鈞從衆。千古定論。按林言所見皆善鈞等  
等於從衆一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千古妙論  
如此看衆字與蘇子瞻思治論衆字更相發明從之不  
亦云敬德之聚善衆之主是春秋時人理學亦可乎。  
魏禧曰。樂書之從衆。屈建之不薦。芟子囊之謚。王以

共仲幾之葬。元公如先君公子間之讓。王秦巴西之  
放麇。皆反經而合乎義者。



巫臣通吳晉

楚圍宋之役。杜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杜楚以為

賞田。王許之。杜取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以邑也。是以為賦。杜言申呂賴此田以御北方。若取之

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

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

王即位。杜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

蕩及清尹弗忌。杜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杜以夏姬故并怨黑要。

此為妄。及然烝夏姬之罪可償也。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

二怨皆在前而始報者莊王在則不敢共王幼故橫行也

左傳經世沙

成

通吳晉一

卷九

三



彭士望曰  
垂臣修怨  
之始楚士  
多怨而彭  
悍巫臣其  
冠首也

與王子罷皮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  
臣自晉遺二子杜子重書曰。爾以讒慝貪恹事君而多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處。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處。古今第一妙尺牘只  
長狠勢巫臣請使於吳。獨能見到此晉侯許之。吳子壽  
夢說之。乃通吳于晉。杜壽夢季札父林先是吳人自安  
欲借吳困楚。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司馬  
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司馬  
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  
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合吳習之。與其射  
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林先是吳未嘗射御  
吳常屬楚故。真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  
巫臣教之。狠者。稔有。

伐巢。伐徐。杜巢徐楚屬國。巢今廬州府巢縣。徐今鳳  
即許國所。子重奔命。杜救馬陵之會。杜馬陵衛地。是八  
嘗遷者。吳人州來子重自鄭奔命。杜因伐子重子反於是乎一  
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  
上國。杜諸

魏禧曰。巫臣報怨出此奇局。後世中行說等祖此矣。  
○怨毒于人甚矣哉。讀此凜然。伍員之適吳。有自來  
矣。

彭家屏曰。吳處東南。初不知戰陳之法。地僻民安。國



之福也。自巫臣教之戰陳，教之叛楚，不特使楚困於吳，吳亦自是佳兵黷武，無虛日矣。一夫發難，兩國交害，其毒亦甚矣哉。

莒潰

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邱公立于池上。杜：渠邱，公莒子朱也。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林：言孰虞度。對曰：夫狡焉，杜：狡，猾也。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杜：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勇夫重閉，况國乎。林：匹夫之勇，且重關以待。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眾潰。杜：民逃其。奔莒。戊申，楚人渠邱。杜：六月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杜：不量楚師圍莒。



本傳第十金允  
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杜月十日

楚遂入鄆

莒邑

莒無備故也

杜終巫臣之言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

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

三都無備也夫

林浹周匝也辰日辰也浹辰蓋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

詩曰雖

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

代匱

代匱二字妙范蠡曰冬則資葛夏則資裘水則資車陸則資舟四語尤有至理

言備之不

可以已也

胡安國曰莒破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弗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

城何益乎○禧按胡氏之說固爾然亦有民本未叛以無備禦而逃散者



晉歸鍾儀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杜鄭獻鍾儀在七年

稅解也召而弔之。林弔其被囚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

杜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

之。琴操南音。杜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

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

而夕於側也。杜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共王年

禮大臣便已為賢不必其他人嘗論昭烈臨終誠子善小惡小等語為匹夫之訓。非帝王之訓。不知事丞相從

左傳經世

成

鍾儀

卷九

三



事如父一語已盡之蓋禪本庸人不足與言天下大事但能尊信師傅而已足也。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左氏貫用數疊文法有多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志在恤民耳目所及必以休兵睦鄰為務。鍾惺曰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非獨妙於觀人亦巧於用人。求成。

公孫申更立君

秋鄭伯如晉。既會楚矣復如晉何為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

鞮。丁兮反。杜晉鞮別縣在上黨。冬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杜蓋示晉

為急也。是則公孫申謀之。倒出又曰。我出師以圍許。杜示

為將。改立君者而舒晉使。杜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改立君晉必歸君。

十年春鄭公子班聞叔申即公孫申之謀。三月子如杜公立

公子縉。須杜鄭成。公庶兄。夏四月鄭人殺縉立髡頭。杜成公子

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

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天子州蒲



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杜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父子鄭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

子罕賂以襄鐘杜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杜

皆穆公子駟子然子駟辛巳鄭伯歸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

叔禽杜叔申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此以成敗論矣

魏禧曰戰敗君執力屈勢阻如宋子魚之於襄公晉子金之於惠公衛元咺於成公鄭公孫申於成公皆陽棄其君而反之真濟變之畧似奇着實穩着也其後厠養卒得此意以歸趙王漢高祖得此意以歸大

公于忠肅行此法以復英宗然執其權者有幸不幸焉子金廝養卒幸也子魚見疑賴襄公復國而察之其免於叔武之禍者亦幸也元咺以殺其子公孫申于忠肅以殺其身不大哀哉要而論之為此事者必使吾君知吾所以更立君之意故功成而無後禍國家晏然若無事者廝養卒未實有其事子金乃惠公腹心之臣其無怨明矣鄭衛之使不絕於晉而毫不使君知吾所以謀國之權則亦安得而不憾哉呂好問委蛇偽命非有蠟書之報則無以自白而王維以



疑碧池頭一詩卒從寬典此可以知處變亂之權也  
君子謀國有爲其事不顧其身不恤其名者有爲其  
事而必安其身必全其名者于忠肅之取死則先徵  
君論備矣○叔申爲將二字原非真改立君特以示  
其意耳却被聞者當真實做遂以貽累蓋繻爲成公  
庶兄與晉之卜貳圍不同若使初立太子髡頑則亦  
無憾於成公矣特不知立繻時叔申何在而聽子如  
之所爲也古今儘有其人之謀本善被後人做壞者  
當事者及論古者不可不知○諸子世儼曰叔申非  
執國鈞之人子如亦然然又何以得聞之叔申不密  
也且叔申所以爲此謀者欲君之速返耳若使敵國  
聞之君固不可得返奸人得以起釁而興亂易曰臣  
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其叔申之謂矣



呂相絕秦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杜魏絕秦曰杜蓋口昔逮我

獻公晉及穆公秦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

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杜不言狄梁無祿

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杜

十年秦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杜僖十五年秦亦

悔於厥心此事本晉惠自取語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

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

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事無根據說



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杜晉自以鄭貳於楚

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鄭盟。杜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許多數諸侯疾之。杜時刺秦君處此獨不敢斥言何耶。

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

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此事秦極無理，晉極厚道，當是一篇骨子，却如此平平敘去，全無精神緊透。

無祿。文公卽世。穆為不弔，蔑歿我君。何寡我襄

公迭我殺地。何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何說

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林滑晉同姓，國故言散離

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勳。杜納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敵之師。何說杜在僖三十三年。

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

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秦靈

晉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

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杜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

有令狐之役。杜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

我王官。翦我羈馬。皆晉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杜在文十二年。東

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秦桓公之嗣也。我君

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杜不肯稱晉望而共



盟利吾有狄難杜謂晉滅潞氏時人我河縣焚我箕郛杜二邑芟

夷我農功。虔劉杜皆殺也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杜在宣十

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杜秦桓公

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

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合狐之會。杜

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

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杜季隗唐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

諸文。君來賜命曰。此段理直而敘致亦好。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

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

來告我曰。敘法變。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

天上帝。秦三公杜穆共楚三王杜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

唯利是視。此亦不知畧否。不穀杜楚共告晉自稱惡其無成德。是用宣

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瞻就寡

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

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甯諸侯以退。豈敢徼亂

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

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魏禧曰秦晉曲直各有所在而此一片強辭責秦何以服人乎凡人欲爭勝負明是非于人而以為事事已是事事人非者必不能勝人何者人非聖人誰能無過決無事事合理之事欲言事事合理則中間牽強附會破綻必多故也惟平情以論而摘其是非之重大者則庶幾矣

呂相絕秦舊註以為口宣已命玩其文字當是晉作此書而遣呂相為使耳此書情事娓娓文字斐然然背理飾辭十居七八如般之役以仇報德而以為散

離兄弟傾覆國家刳首之役以為帥我蝥賊尤為滅天理喪本心之言使秦暴其書于諸侯按事折其誣妄則晉之曲無以自解矣此辭令之最不善者後人但知賞其文章而不知其誤國事之大也門人請曰晉之多曲是則然矣若必欲作書以宣于秦明吾所以出師之故必如之何而後可曰晉有直而不能自直也表吾之直發秦之曲不背理不失情而權以輕重之術如是而已矣書曰昔先君獻穆相好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狄惠公如梁穆公用集我惠



公不克終德

世傑云四字輕輕帶說不深罪秦

既俾我文公用奉祀

于晉是穆之成也文公帥諸侯以事秦

虛事只輕輕帶說無

有貳心及圍鄭之役穆公背晉竊及鄭盟夫鄭我之

仇讐

洗發

而秦我昏姻也穆棄昏姻以盟吾讎且又戍

之晉軍帥憤怒疾怨欲致命于秦文公恐懼輯師振

旅秦師克還無害則亦既報舊德矣惟穆之故文公

不敢復修怨于鄭

妙擬入一句以甚秦棄昏姻之罪

穆亦不悔于厥

心包蓄禍機以貪鄭文公即世秦出師于東門是秦

為反覆歟我文公蔑我襄公而大隕晉也我是以有

殺之師穆又不悛侵迭我河曲取我王官于是二國

交兵金鼓丁甯之聲間歲不絕大小十有三戰則皆

秦貪而敗盟之故

妙不數交兵之故胡盧提過只以秦敗盟為罪以文字論之又是通

篇一

惟是刳首之役

稱刳首以別于後令狐之盟

晉大夫以君夫

人命不克執信于秦然且取我武城取我北徵晉不

敢報秦又伐我取我羈馬我從秦師于河曲秦師夜

遁上軍大夫與駢請薄諸河中軍大夫盾不敢夜起

秦師克還則又侵晉入我瑕是晉數退而秦數進也

秦不自量又欲誘降我邊吏師于河曲以割我魏邑



安賊排陷為詞甚直晉願修好棄惡不敢徹聲以求成于秦而

假手于崇巧人秦罪秦不之顧伐晉圍蕉兵連而不解禍

結而不息則秦之絕我好也又一總却別一意寡人思念秦

之舊德又欲邀盟于君寡人先至為君除地于令狐

君不肯渡河次于王城而史顛實來史顛盟寡人于

河東寡人亦使卻犇奉盤匱以從君于河曲君歸而

遽召楚與狄以謀伐我諸侯惡君之二三其德眾叛秣

馬蓐食以從寡人于軍楚人狄人亦用告我親寡人

不敢忘令狐之盟妙撮入一句以甚秦敗盟之罪帥諸侯以聽命惟

君圖之門人賴章曰文分三段圍鄭一段劊首一段

轉折到底○諸子世傑曰極其透發使知後此兵端

由秦而開晉之罪莫大于劊首一節遂急急認過使

秦不得籍口却又輕輕提過先安一句君夫人後

即卸下秦之屢報過當此是一篇關鍵主意處

48-12366



